

血肉長城

金陵春夢

第四集



血肉長城

金陵春夢第四集

唐人著

版權 | 所有 | 請勿 | 翻印

血肉長城

(金陵春夢第四集)

每冊港幣十二元

著者：唐 人

出版者：楊 鏞

承印者：志豪印刷公司

柴灣祥利街七號萬峯工業大

廈12樓A

代售者：文宗出版社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國華大廈

各大書局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版

敬致讀者

「金陵春夢」第四集「血肉長城」，出版得太遲了。這些年來，多蒙海內外讀者先生、前輩們、書店業、翻譯家和友好賜函詢問、催促、批評、鼓舞、補充……使不佞在萬分抱歉之餘，深感無限慚愧、無限感激！這部書寫得很草率，乃蒙諸君關注，實不勝汗顏之至！面對諸君的勉勵，決定在全書出齊之後，作比較重大的整理，因此目前所出者皆爲未定本，渴盼海內外讀者先生、特別是前輩們，以及國民黨人士，在指正之餘，能將拙作中所述及或告遺漏而曾親身經歷的某一事件、或個別人物情況賜函告知，以符史實，更所感盼！

這裏要請翻譯家原諒的是，拙作歡迎翻譯，但請在定本印行後進行，屆時當有所請教。

「金陵春夢」起先擬出五集，但結束後因字數超越，可能出至七集，希望壓縮到六集。第五集「方生未死」今夏付梓，其餘當能在明年底出齊，然後再印「草山殘夢」等續集。同時已開展整理工作，熱誠盼望諸君不吝指示、有以教我。

唐人拜啓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

目錄

第一回	背城借一 隔岸觀火 唐生智苦守南京 蔣介石痛斥美國	一
第二回	爭僑匯 比殺人 反覺醒 賽淫亂 於心何忍 此仇難忘	二
第三回	奸淫擄掠 見利忘義 掠食人肉 賣軍火 日寇瘋狂暴行 美京秘密幫兇	二
第四回	誓做真漢子 求助假警報 馮玉祥表明心迹 韓復榘自投羅網	三
第五回	心嚮扶桑 魂歸巴蜀 汪精衛遇身皆賤骨 王銘章滿腔儘冤憤	四
第六回	長敵人志氣 滅皇軍威風 中國人拖住中國人 好男兒終是好男兒	五

第七回

魯南奏捷
徐州突圍
瞧國共合作好處多
嘆軍事盲動吃虧大

六一

第八回

毀河堤
炸老蔣
水深火熱哀蒼生
心狠手辣有餘憾

七一

第九回

江水鳴咽
戰志昂揚
援華英雄逝川東
抗日旌旂到江南

八一

第十回

苦心爲敵
奮起抗戰
錦繡羊城陷賊手
華南健兒揮義旗

九一

第十一回

武漢撤退
長沙小住
投降條件難透氣
戰鬥氣氛感窒息

一〇一

第十二回

唱濫調
歌洪波
安內攘外失重鎮
前仆後繼衛祖國

一二〇

第十三回

長沙一把火
星洲幾通電
名城燬於蔣陰謀
華僑痛斥汪求和

一二三

第十四回

日寇陷泥淖
老蔣求稱王
盼侵華之戰速決
命搭線之人先行

一三二

第十五回

機場遇戴笠
會場讚胡適

陳璧君有恃無恐
汪精衛推崇備至

一四一

第十六回

領袖飛西安
黨魁到雲南

蔣介石大開方便門
龍志舟託見不速客

一五一

第十七回

昆明攤牌
重慶擊桌

副總裁原形畢露
委員長大光其火

一六一

第十八回

河內響槍聲
前方有奇聞

曾仲鳴先充替死鬼
張蔭梧如此走曲線

一七一

第十九回

僑團回國
政府反動

陳果夫疲於奔命
陳嘉庚痛心疾首

一八一

第二十回

推三阻四
亂七八糟

無非是破壞團結
莫奈何難掩醜惡

一九一

第二十一回

排萬難
述百態

僑胞誓必訪延安
老幼異口斥重慶

二〇一

第二十二回

罪不容誅
臭不可聞

何行健降日打內戰
陶希聖投蔣作密使

二一一

第廿三回

皇軍膽寒
神人共憤

華北華中齊祝捷
日蔣日汪是一家

二二二

第廿四回

暗算新四軍
讚揚蔣介石

日兵僞兵皆幫兇
東京南京齊喝采

二二三

第廿五回

千古奇冤
一本萬利

中共悲憤提警告
美國旁觀爲賺錢

二二四

第廿六回

德軍攻蘇
日閹襲美

蔣介石心嚮往之
郭泰祺意外丟官

二二五

第廿七回

「剿共第一位」
「中國之命運」

大批蔣軍降日
全仗漢奸掌握

二二六

第廿八回

又來一漢奸
三次大反共

又見重慶迎貴賓
三軍繼續投日僞

二二七

第廿九回

日諜抵渝
美將入川

瞧鄂西之敵忽撤退
爲延安抗戰抱不平

二二八

第卅回

圖收殘局
自抬身價

龐炳勳降日走曲線
蔣介石飛印碰釘子

二二九

第卅一回

媚敵人 殺勇士 新舊軍官如此調動 美蔣擴大這般合作

三〇一

第卅二回

遊地獄 招冤鬼 牛頭馬面皆神聖 飯碗紙幣儘陷阱

三一

第卅三回

爲錢鬧重慶 應邀赴開羅 國民黨各派系吵架 大師傅老媽子出馬

三二

第卅四回

金字塔旁 祁連山下 此人集數十代表於一身 此婦盼美國財團去開發

三三

第卅五回

台澎還中國 蔣宋赴埃及 開羅宣言墨未乾 美國牛皮猶在耳

三四

第卅六回

援華道真相 緬戰創奇聞 白宮與華人爲敵 統帥使盟軍潰敗

三五

第卅七回

紅旗衛鄉土 白區築機場 日軍胆寒表敬慕 蔣黨爭權爲圖利

三六

第卅八回

譚延安 罵雲南 西方輿論斥昏君 邊陲走私傷夫人

三七

第卅九回

小姐操大權
大將變小偷

李宗仁臉上冒火
湯恩伯腳底抹油

三八一

第四十回

城風山雨急
桂烽湘火起

談判是假打擊是真
抗戰屬虛投降屬實

三九一

第一回 背城借一 唐生智苦守南京 隔岸觀火 蔣介石痛斥美國

話說日閥侵華，天愁地慘！國共合作，團結禦侮。我中華民族以血肉作長城，誓必逐此強盜，還我山河！書接三集，却說正當汪精衛十二月六號在漢口召開國防最高會議時，蔣介石在南京由宋美齡、端納陪同，接見三數外國記者說：「南京危急！保衛南京的戰事已經部署完成！」他揮臂高呼，聲色俱厲：「我慶幸有個忠心耿耿、自告奮勇、守衛南京的大將唐生智！唐將軍同進犯南京的日軍拚命！」

記者們肅然起敬。蔣介石慷慨激昂說道：「現在情形很緊急了！自從十二月三號丹陽陣地突破之後，我軍退守鎮江，南京外圍盡失屏障！現在日軍已經攻下句容，句容離南京只有三十公里，日軍目前分兵三路向這裏進犯。」

「請問蔣委員長，」一個外國記者有點緊張：「是哪三路呢？」

蔣介石抓起一根馬鞭，在地圖上指指點點道：「這一路，自句容以北繞到陽山鎮九華山的背面，沿小路攻我麒麟門；這一路，自句容正面二十公里的天王寺，沿石子路直攻我光華門東南十二里的淳化鎮。這路由日軍主力第九師團擔任，附有機械化兵團，來勢很猛。這一路，自溧水犯秣陵關。日本海軍也已衝破了江陰封鎖線直逼鎮江，所以日軍又企圖越鎮江，出龍潭而向南京近

郊棲霞山進襲。」

「請問蔣委員長，誰在防守棲霞山？」

「川軍劉湘。」

「誰守光華門？」

「五十九師俞濟時。」

「現在戰況如何了？」

「現在，」蔣介石不悅道：「槍砲聲這樣清楚，這個問題你們可以不必問了。這七天來，雙方相持於秣陵關北五六公里的酸巷鎮以南地方，目前我軍已轉移到牛首山。」

「牛首山？」一個記者吃驚道：「那離開南京只有十五公里了。」

蔣介石冷冷地笑道：「現在，輪到我來請問你們了！你們是英美新聞記者，爲什麼對日本好多事情不說句公道話？日本飛機在蕪湖轟炸德和、大通兩艘英輪，連同難民一起擊沉，你們爲什麼不對日本攻擊！」他起立：「日本砲兵又在蕪湖轟擊英艦瓢蟲號，你們爲什麼不向日軍還擊！」蔣介石頓腳道：「倒是蘇聯在幫助我們！」但他立刻岔開：「當然，還是另一件事，可是你們爲什麼不幫我！你們要我死嗎？聽！你們要用日本大砲打死我嗎？」蔣介石慘笑：「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嗎？」

客人們怔着，宋美齡連忙揮嘴道：「記者先生，委員長這幾天心情不佳，請你們別問了，我們在漢口再見罷。」

端納接着說：「記者先生，委員長的憤慨是有理由的，我可以爲他補充。開戰以來，中國並

未在任何西方國家中獲得軍事援助。當英國以少數飛機賣給南京時，聲明不供應必要的武裝，以致不得不再向其他地方購買機上所需的機關槍。甚至中國得不到一架英國裝備的客機，那是專供運輸用的，希望從香港飛出。」端納歎一眼蔣介石：「我奉命同港方交涉，費了很多唇舌，倫敦才勉強答應把在香港裝備與起飛的三架飛機，一律改成救護機的型式，並且担保這些飛機將來不作其他用途。」端納皺緊眉頭：「事情還有更糟的，澳洲政府拒絕一架從美國運澳裝置後轉飛中國的波音機出境。」

「爲什麼？」一個記者問道：「中國向美國買飛機，直接從美國運來不好嗎？」

「諸位不清楚。」端納微嘆道：「美國走的是中庸路線，他絕不幫助中國抗戰！美國還向日本矢言：決不許美國飛機由美國的船隻運往中國。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不得不假道澳洲。但澳洲總理竟通知日本總領事說，有一架屬於中國的飛機將從澳洲飛出！」

「後來呢？」

端納不作正面答覆道：「後來這一架孤獨的飛機不能自行飛離澳洲。只因當地政府懼怕日本的武力。」

「中國抗議沒有？」

「中國，」端納添口氣：「中國因爲對國際法、對條約，對國際勢力，以及對英美信譽依賴過深，以致蒙受了重大的犧牲！」

「請問端納先生，」一個記者急問：「你也是外國人，而且在香港辦過報，請問你對這些問題有何批評！」

端納眼珠一轉，起立道：「不錯，我也是外國人，但我同蔣委員長夫婦的友誼很好，我同情他們！因此今天中國演變成這樣子，日軍兵臨南京城下，英美還不想辦法，却讓蘇聯同中國共產黨受人愛戴，所以我以為我們的政策太笨，笨到將要同日本同歸於盡！」

大廳上的空氣凍結着，前線砲聲隆隆，難民呼號之聲不絕。蔣介石倏地起立，緊繃着臉孔點了點頭，同宋美齡離去。端納剛要舉步，記者們一把拖住了他，要他再答覆一個德國調解問題，同時宋美齡的聲音也響起來：「端納先生，快來！」

端納忙不迭答應宋美齡，匆匆忙忙答記者問道：「德國的調解是個極大極大的秘密。外面有傳說，讓它去，你們千萬不能透露。萬不得已，最多給報館去個參考資料，這一行我幹過，我懂得。如果因為你們把它公開而誤了大事，那我們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損失無法形容！你們也是外國人，深信這一點會同我合作……」

「爲什麼西方國家會在中國有損失？」

「孩子！」端納皺眉道：「一句話：這個仗打下去，中國人會覺醒起來的！中國人一覺醒，那不但日本糟糕，我們的種種利益也將完蛋！所以這個仗不能讓它打下去，應該叫他停止！你懂嗎？」端納跨過門檻又折回頭來，用他低沉的嗓音說道：「孩子們！多多研究中國的歷史，你們太不夠了！還有，你們趕快上飛機，日本兵離南京不到十三公里！」說罷便走，但又回過頭來：「你們應該抨擊，說國聯對於日本侵華的處理，竟把九國公約的適用議決無定期延緩，於是助長了日本兵的威風，刺激了中國人的同仇敵愾，有利於共產黨的成長，實在非常之笨！」他頓腳：「笨得像一口豬！」說罷奔向內室，只見宋美齡正在指揮侍衛收拾行李。端納問道：「馬上

走嗎？」

「不，」宋美齡道：「過了今晚再說。本來他要等一等華盛頓的消息，會不會來個突變的奇蹟，但現在他不等了。他說明天就走，剛才訓話去了。」宋美齡幽怨地瞅他一眼道：「剛才記者們好像沒有問南京可守多久。」

「沒有。」端納疲乏地往沙發上坐下：「南京最少可守六個月，還是你丈夫的名言，誰都知道，他們也不必問了。」

「但是，」宋美齡對着鏡子洒上香水：「咳，如果來得快的話，南京不過守了六天！」

端納苦笑道：「這是你丈夫『實則虛之』的例子，你丈夫是這麼一個軍事家！」

「你又在罵他了。」

「我罵他？」端納長嘆：「你去問問所有的高級將領，誰不在爲他的戰畧天才感到奇怪？他把二十多萬軍隊死死地堵在南京城裏，既不下令出擊，又不下令撤退，正合了你們那本有名的小說『三國志』中描寫長板坡前的曹軍那樣：『戰又不戰，退又不退，』你說還算是什麼戰畧？」

宋美齡瞪眼道：「那你爲什麼不同他說？」

「我？」端納苦笑道：「旁的事情勉強可以談談，軍事問題誰都不敢同他建議，你丈夫自以爲是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的軍事天才，他允許我這個外行插嘴嗎？」

宋美齡挨着端納坐下，眯着一雙眼睛，低聲問道：「你知道他爲什麼把二十萬大軍堵在城裏？不進、也不退？有人說這是要把大部份的雜牌隊伍消滅掉，省得他們投入共黨懷抱！也有」

說唐生智自告奮勇守南京，其實唐生智是不贊成陶德曼調解的，他主張抗戰到底，他有共產黨嫌疑。他就來個將計就計，就命令他死守南京，來個一網打盡！」宋美齡笑道：「他一點不糊塗呢，他說他把二十萬大軍攔在一個地方，動彈不得，坐着挨打，經過一些時候，仗不打了，那些雜牌隊伍和唐生智他們也死光了！」

端納頓足道：「他還是糊塗！」

「我一點不糊塗！」那邊廂蔣介石召集守城大將調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我是軍委會的負責人？你們不要聽信謠言，說中日將要停火。」他慷慨激昂：「這個仗我要打下去的，人無分男女老幼，地無分東南西北，奮起抗戰！一直把日本人逐出國境！所以我命令唐總司令負責衛戍南京之責，把二十萬隊伍交給他指揮，服從爲軍人之天職，希望你們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努力殺敵，現在我要到總理陵墓告別，只請唐總司令同去，你們同防地指揮去罷！」將領們立正時的馬刺一片響，黯然目送蔣介石同唐生智走出會場。車在陵園石級前停下，砲聲震野，哭喊連天，蔣介石作傷感狀道：「孟瀟，想不到，想不到……」

「委員長！」唐生智勸道：「事已至此，悲傷無益，請委座趕快離開，孟瀟等在此殺賊，義無反顧！」

「孟瀟！」蔣介石作關切狀道：「聽說守衛部隊的將領們不大聽你的命令，是麼？你先說說看，有那些人在這兒？」

唐生智淡淡地答道：「二十幾萬將士之中，有鄧龍光的八十三軍、葉舉的六十六軍、歐陽時的七十四軍、宋希濂的七十八軍、孫元良的七十二軍、王耀武的五十一師，還有顧祝同、上官雲

相、胡宗南、薛岳、香翰屏、劉興、陳誠、劉建緒、羅卓英、張發奎、廖磊、唐式遵、潘文華等都份隊伍。希望能搞得好，不過爭取最後勝利，一定要團結禦侮，今天孟瀟同委座是生離還是死別，不得而知。不過孟瀟一定要告訴委座，對於延安，我們的態度似乎硬了一點，根據各方面所證實，延安是的的確確在同敵人拚命，所以……」

蔣介石不等他說完，一頭鑽進車裏，嘆道：「孟瀟，我明白了，我們過去是錯了！你好好地替我衛戍南京。我一到漢口，一定要把團結禦侮的工作做好，你放心。」接着匆匆回到官邸，翌晨登機凌空而去。

唐生智還以為蔣介石真的大徹大悟了，滿腔熱誠，準備死守。不料發出十個命令，頂多有一個命令勉強行得通，唐生智悲憤莫名。最後他明白了：原來除了蔣介石在漢口「直接指揮」之外，軍委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還留在城內，而且分轄二十萬大軍的將領們，各人有各人的來頭，唐生智簡直毫無辦法，急得打轉。在總司令辦公室中一籌莫展：不准進攻也不准後退，二十萬人擠在一塊，到後來算是把指揮權交給唐生智，可是現在兵臨城下，攻既困難，退又不能，軍令又不貫徹，還下糟透！但還有更糟的事情在後頭，在飽受轟炸砲擊之後，十二日那天日軍由光華門、通濟門、武定門等分別衝入，巷戰開始。南京四郊湯山、淳化、雨花台等相繼失陷，情況已萬分緊急，蔣介石的撤退命令可下來了。他給二十萬大軍指定了一條同一地點的退却路線，一聲令下，二十萬人像集體賽跑似的撒腿便跑，從新街口到挹江門路上，擠得滿滿的，人仰馬翻，互相踐踏。守城門的師長要設法把自己隊伍先撤，禁止他們通過，於是雙方還沒有同敵人對個陣，卻自相殘殺起來，一陣機關槍乒乓亂打，死在城門口的不計其數。